

青年热衷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的成因及应对

■ 邵嘉翌 戴雪红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在数智时代浪潮中,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一种新型文化实践在青年群体中迅速蔓延——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是利用大语言模型技术,通过自然语言交互或多模态内容生成,对传统占卜文化进行数字化、智能化重组与输出的预测性服务。区别于传统的占卜模式,该现象具有鲜明的青年亚文化特征,折射出多元图景:在空间维度上,从“神坛”走向“指尖”,构筑了去主观性低压私密空间;在时间维度上,从“等待”转向“即刻”,实现了即时普惠与高频次互动;在功能维度上,从“解惑”滑向“娱乐”,衍生出媒介化社交与游戏化体验;在社会维度上,从“个体”趋向“圈层”,促成了虚拟社群与身份认同的建构。究其成因,社会结构性压力、技术与资本的合谋及后现代文化的主体消解与之密切相关。对此,应构建由政府规范主导、平台责任践行、教育深度赋能、社会积极参与、青年自觉成长的协同治理体系。唯有平衡技术理性与人本价值,方能引导青年在数智时代的迷局中寻回本真意义,实现“诗意栖居”的生命状态。

【关键词】青年 生成式人工智能 在线占卜 主体性

近年来,以 ChatGPT、Deepseek、“豆包”等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在青年群体中呈现爆发式增长。这种在线占卜的核心是利用深度学习模型的涌现能力,将非结构化的占卜知识和命理符号转化为动态化、个性化且可交互的玄学叙事,形成“人机共谋”的认知生产机制。其具体形式多样,主要包括:聊天对话式占卜——在用户输入问题后,人工智能即时结合运势分析对用户的困惑进行相应解答;生成自动化命理报告——当用户输入生辰八字等个人信息后,人工智能自动生成详细的命理排盘;结合图像、视频的多模态占卜——人工智能将用户复杂

收稿日期:2025-04-09

作者简介:邵嘉翌,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戴雪红,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大学理论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西方左翼女性主义对资本主义劳动新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课题编号:24BKS16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的运势预测转化为直观的图片或详细的视频解说;嵌入社交媒体的占卜分享——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应用借助微信、QQ、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自动生成针对用户命理的“每日运势卡片”,用户可一键分享到朋友圈动态。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脱胎于技术哲学与神秘主义传统的碰撞,是数智时代对传统占卜文化的技术重构,其本质是通过算法、大数据等技术拓展神秘主义的一种实践,既折射出技术乌托邦与人类认知焦虑的碰撞,也暗含资本操控与伦理风险。随着推理模型的崛起,部分青年开始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根据微信的数据统计,仅在2025年2月份,微信平台提及“DeepSeek算命”的帖子就超过200万条^[1]。当下,部分青年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狂热追捧。该现象表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在青年群体面临就业竞争、经济负担、身份认同等社会结构性压力时提供缓解焦虑的“安慰剂”,但如若对其过度依赖,会不会成为削弱青年主体性的“迷幻剂”呢?正如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所言:“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一种事物更高价值的倾向;也就是放大一种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2]鉴于此,基于对青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热现象的把握,本文探析这种热现象的图景、成因,进而提出应对之策。

一、青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热现象的多元图景

作为深度浸润于数字环境的“数字原住民”^{[3]①},青年群体的生活方式、社交互动及精神探索的核心场域已显著区别于其他年龄层,高度集中于线上空间。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以ChatGPT、DeepSeek、“豆包”等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的突破性进展与广泛应用,为传统占卜实践披上了“科技神秘主义”的外衣。这种技术与文化的耦合,在青年群体活跃的线上空间,迅速催生出显著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热潮,呈现四种相互交织的多元图景转向。

(一)从“神坛”到“指尖”:去主观性低压私密空间

传统线下占卜往往依赖于特定的场所(如寺庙、道观等)和具有特定身份或宣称拥有特殊能力的操作人员。其过程天然带有仪式感、权威性,甚至有一定的压迫感。求卜者需要鼓起勇气踏入特定空间,面对一个可能带有主观评判或社会压力的“他者”,在具身化互动中袒露内心的困惑、焦虑或隐秘愿望。这一模式对于追求个性、强调隐私、对潜在社会评价敏感的当代青年而言,构成了较高的心理门槛。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则彻底重构了这种人与人的实际空间互动关系,其核心特征在于高度的去主观性、低心理压力与强私密性,无疑为青年群体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数字避风港”。

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的“非人化”交互更能给青年群体提供私密空间,让他们卸下心理负担。此时,青年群体面对的是一个无实体、无预设社会身份、无主观评判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程序,这种“非人化”交互极大地消除了线下传统占卜中因面对“权威”或“他者”而产生的羞耻、尴尬

① 教育游戏专家马克·普伦斯基(Marc Prensky)于2001年首次提出“数字原住民”概念,又译“数字土著”“数字原生代”,指和高科技一起诞生、学习生活、长大成人者,即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或对泄露隐私的担忧。近日,由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复旦大学价值认知传播与人机协同治理交叉学科团队与哔哩哔哩公共政策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24)》显示,当问及“在生活中更愿意和谁分享自己的情绪与心事”时,有13.5%的年轻人选择向人工智能虚拟人倾诉自己的心事,这一比例甚至高于父母和亲人(10.4%)。在11253名被访者中,“愿意向AI虚拟人诉说自己的烦恼”的比例达到了37.9%,“虚拟人可以给我足够的情绪价值”是认同比例最高(58.3%)的原因^[4]。可见,这种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的对话,发生在青年群体最熟悉、较为信赖的个人数字设备上,他们无需前往特定场所,无需预约,更无需担心在公共场所遇见熟人,为青年群体提供了一个相对低压的线上环境。

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相较于传统占卜模式而言,大数据算法更具有去主观性,让青年群体觉得更有可信度。24岁的上海医学生李某在研究遇到障碍或情绪面临挣扎时会咨询DeepSeek这位“算命先生”,她认为DeepSeek的读数比人类的读数更有信心,因为它们是基于大数据的。在她看来,“传统的占卜师可能只读过一两本书,但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整合远远超出个人认知范围的数据,并更精确地匹配。”^[5]其实,早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普及前,青少年群体的“微迷信”行为也在线上蔓延,这种蔓延态势更多地呈现为“星座预测”“电子木鱼”“电脑算命”等现象^[6]。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普及后,青年群体也更青睐于线上占卜而非传统的线下占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批“数字原住民”相较于其他年龄阶段的“数字移民”而言,数字悟性更高、数字能力更强^[7]。相应地,青年群体对去主观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的依赖和信任程度也更高。

总体来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将传统的占卜实践从充满社会性暗示的“神坛”拉入了青年“指尖”私域的“舒适区”。这种去主观性、低压力、高私密的特性,精准契合了当代青年在高压社会竞争和复杂人际关系中对安全倾诉空间和低成本精神慰藉的渴求,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成为他们自我探索、情绪调节的一种新型“数字避风港”。

(二)从“等待”到“即刻”:即时普惠与高频次互动

传统占卜服务受限于时空与人力,往往具有稀缺性、高成本(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低频次的特点,预约排队、支付不菲费用,甚至长途跋涉是常见情况。这种物理时间的消耗实质是心理的过渡仪式。当人们在等待中反复咀嚼自身困惑时,实际上是在进行潜意识的自我对话,占卜结果也更加使人深信。因此,在传统占卜模式中,一次占卜结果往往被赋予较高权重,被视为需要长期遵循的“预言”。这种时间机制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强调的“等待作为存在方式”形成呼应。在《存在与时间》中,他提到,“期待还不仅偶或把目光从可能的东西移到可能的东西之可能的实现上去,而且在本质上等待这种实现。”^[8]不过,这种模式显然难以满足青年群体对即时性和可负担性的需求。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则彻底打破了这些限制,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即时普惠与高频次互动。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凭借其近乎零边际成本^①与“7×24小时”的即时性服务,既为消

① “零边际成本”概念出自美国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于2014年出版的社会经济研究著作《零边际成本社会》,这一概念认为,物联网将推动能源、制造、教育等领域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催生生产者通过3D打印、慕课平台等方式参与生产的新型经济形态。

费能力有限的青年群体提供了普惠的线上体验,又精准契合当代青年群体追求高效、便捷与随时满足好奇心和情感需求的特征。有报告显示,2022年至2024年短短两年间,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每生成100万字词,推理成本便下降约99.7%^[9]。不仅如此,相较于传统占卜模式,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的响应速度达到毫秒级。例如,DeepSeek的“深度思考”功能在输入生辰八字后,0.3秒内即可生成命理报告^[10]。这意味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的技术门槛和运营成本大幅降低,后续服务可快速无限复制。这样一来,通过技术普惠—制度公平—空间正义的正向反馈系统,破除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锁定”,释放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内在潜能^[11],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技术垄断一切信息和知识来源的“能指的霸权”^[12]。截至2025年3月,某生成式人工智能命理APP用户突破500万,其中18-35岁的青年群体占比高达72%^[13]。小红书“AI占卜”话题浏览量超12亿,其中“00后”用户占比78%^[14]。如此看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相较于传统占卜而言的低成本与即时性,直接催生了青年群体的高频次使用。青年群体无论在学习、生活还是感情方面遇到困惑时,把同一个问题变换多种问法向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提问并进行结果比对,这种高频互动模式,更像是在进行一场持续的自我对话和可能性推演。

由此可见,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技术将占卜从一种稀缺、低频、高成本的“仪式”,转变为一种即时、普惠、高频次的“数字服务”,影响广大青年群体的方方面面。这不仅满足了青年对效率和可负担性的需求,又为他们在碎片化时间里提供了即时性的心理慰藉,更改变了他们与“未来指引”的互动方式——从被动等待一个“权威答案”,转变为主动进行高频次、低成本的探索与试错,反映出青年群体更具流动性、探索性的未来观。

(三)从“解惑”到“娱乐”:媒介化社交与游戏体验

传统占卜作为人类应对不确定性的文化装置,其心理缓冲与意义建构的双重功能深深植根于人类文明的演进脉络中,其核心诉求通常指向“解惑”——寻求对特定问题的解答、对未来的预测或对困境的指引。早在原始社会,原始部族通过占卜仪式将偶然事件纳入集体认知,用来缓解生存焦虑。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在《原始思维》中指出,“对原始人来说,占卜乃是附加的知觉。如同我们使用工具能使我们看到肉眼看不见的微小东西或者弥补我们所不足的感觉。”^[15]在我国殷商时期,甲骨文的“卜”字本身就是灼烧龟甲裂纹的象形,王室通过占卜将战争胜负、收成丰歉等不确定事件纳入“天命”的解释,既缓解了决策者的心理压力,又巩固了“君权神授”统治的合法性。唐朝是中国古代天文观测发展的重要时期,星占术更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统治者设置有专门的太史局、浑天监和司天台等天文机构,这些机构“掌观察天文、稽定历数,观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并率其属而占候”^[16]。最终统治者根据天象去调整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方针。从殷商时期的兽骨卜筮到大唐盛世的星象观测,占卜始终为人的“解惑”架设桥梁。然而,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娱乐化内容充斥的数字环境中,青年群体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的期待和使用方式发生了显著偏移,呈现出强烈的媒介化社交与游戏化体验特征。

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成为青年群体线上交往的“社交货币”。青年群体不仅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的使用者,也是其过程的主动分享者和二次创作者。他们往往将与生

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对话生成的“运势报告”截图发布在微信朋友圈、微博、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譬如,近两年来在抖音短视频平台,有一类视频爆火。这类视频内容的标题往往是“最终的考研成绩和Deepseek预测的考研成绩分毫不差”。青年创作者往往会在视频中贴出两张图片,一张是Deepseek预测的考研分数,一张是官网查到的考研成绩,两张图片的成绩如出一辙。网友直呼:“Deepseek神预算!”这些内容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交货币”,用于青年群体表达自我、引发共鸣、制造话题,构成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体验的重要一环。

另一方面,青年群体更多把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当作游戏体验,这种娱乐化消解了传统占卜的严肃性。在行为模式上,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的娱乐化特征显著。以DeepSeek为例,其上线20天日活跃用户突破2000万,其中18-30岁用户占比82%,用户不仅将占卜结果作为“社交货币”分享到朋友圈,更衍生出“调教毒舌AI算命师”的调侃式玩法^[17]。从心理动机看,70%的年轻人面临重大决策时会焦虑,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的模糊预测成了“责任转移阀”^[18]。这种心理代偿与传统占卜中“天人感应”的信仰体系截然不同,更多是基于算法的游戏化情绪纾解。正如某用户所言:“它就像一个需要不断规训的算命师,我试的次数越多,大模型好像越来越‘聪明’,最后结果好像还是有点符合”^[19],这种互动过程更接近游戏中的“养成体验”,而非传统占卜的神圣性解惑。

概言之,在数字环境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已超越传统占卜的“解惑”功能,更多地融入了青年的数字社交生活与娱乐消费模式。它成为一种媒介化实践,是青年进行自我表达、关系维护、内容共创和获取娱乐体验的工具。这种“娱乐化”转向,一方面体现了青年对待压力的戏谑化消解,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技术将神秘主义体验转化为大众化、日常化的数字消费体验。

(四)从“个体”到“圈层”:虚拟社群助力身份认同

青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热潮,绝非孤立的个体精神消费现象,它正通过算法技术与兴趣共享的双重驱动,在青年群体中催生出基于共享体验与命运关切的新型虚拟社群,并为其提供了圈层的归属感和身份的认同感。这一过程深刻区别于传统占卜的个体化、神秘化特质,构成了当代青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热现象的第四重图景。

这一进程的起点是平台算法对特定兴趣群体的聚合效应。依托于特定的交互玩法,例如标准化提问模板形成的流行文化,天然吸引了具有相似兴趣、焦虑或文化偏好的青年用户。这种聚合并非简单的物理聚集,而是演化为具有内在文化逻辑的虚拟社群。维系社群的核心机制在于算法所催生的“共享符号系统”。青年用户通过互动,分享算法生成的独特占卜结果,解读其蕴含的特定“术语”,甚至共同讨论“训练”生成式人工智能以产出符合社群审美的答案,以此来不断生产并强化一套属于社群的“密码”。这套符号系统不仅成为成员间交流的媒介,更在无形中划定了社群的边界,强化了青年群体内部的归属感与外部的排他性。进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的产物,如个性化运势卡片、精准预测截图超越了单纯的信息传达功能,在虚拟社群中升华为一种关键的“社交货币”,其重于引发共鸣、制造话题。面对算法生成的、可能带有模糊性与普适性的“命运解读”,青年个体用户倾向于在社群内部寻求集体印证与情感共鸣。一个典型现象是将个人在求职、学业、情感等领域的挫折,归因于社群认同的“水逆期”。这种个体焦虑向集体认同的转化至关重要,它使得原本孤立的负面体验,在社群

中被赋予共同的意义,转化为一种“圈层命运”。尽管这种基于算法结果的“共情”可能是浅层的、虚拟的,但它为现实中感到社交疏离或承受巨大压力的青年,提供了一种即时有效的情感代偿机制,营造出“我们同在”的群体归属感。

最终,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技术成为强化圈层与构建身份认同的核心动力,不断加深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文化圈子的内部同质交流与认同度。青年在社群中的活跃度逐渐转化为一种新型的“虚拟社会资本”,这种资本的积累,成为青年个体在数字空间中确认自我价值、寻求社会联结的重要途径。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既是青年在数字时代主动寻求认同与联结的适应性策略,也在无形中深刻重塑青年群体共享的认知模式、情感结构与价值取向。

青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热现象绝非简单的技术复刻传统,而是在数字土壤中生长出的全新文化现象与社会实践。其展现的“去主观性低压私密空间”“即时普惠与高频次互动”“媒介化社交与游戏体验”与“虚拟社群助力身份认同”的多元图景,共同勾勒出当代青年群体在技术赋能下的独特精神生活面貌。这股热潮的兴起,深刻反映了特定社会环境、技术逻辑、文化症候与青年心理焦虑的共振。

二、青年热衷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的成因剖析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在青年群体中的流行,绝非单纯的科技猎奇或娱乐消遣,而是社会压力、技术资本、文化哲学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代青年面临社会结构性压力,群体中普遍弥漫着未定性焦虑与意义追寻的困扰。技术在此并非中性工具,而是通过其特定的算法操控与交互设计,精准捕捉后而“驯化”了这种焦虑,并与资本驱动的符号消费体系合谋,在后现代文化的精神环境中诱发了主体消解的困境。

(一)社会结构性压力与焦虑的数字出口

当代青年身处一个高度流动、竞争加剧且未来图景日益模糊的社会环境中。教育内卷、就业竞争、婚恋成本高等结构性压力持续挤压着青年的生存空间与安全感。与此同时,传统的社会支持如家庭、村落等也在个体化的浪潮中趋于松散,而现实社交又因原子化生存状态而充满疏离感,导致青年普遍面临情感空缺与社会支持匮乏。这种弥漫性的焦虑即存在主义代表人物海德格尔笔下的“被抛状态”^①。如果把世界比作一个盒子,每个青年的存在更像是从外部被动地抛进“世界盒子”,面对“世界盒子”存在的一切不确定性,青年群体更想把这种未定性焦虑转化为可交互、可量化的“命运数据”。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恰逢其时地扮演了这种低门槛、即时性的数字化角色,精准回应了青年的社会性焦虑,用精确计算的表象掩盖现实生活的不确定性。

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制造“确定性幻觉”以应对风险,算法通过抓取用户行为数据、社交痕迹、历史对话等信息,构建看似高度个性化的“命运指引”。这种基于大数据的

^① 意思是情绪中暴露出的此在“在而且不得不在”的状态。

“精准预言”，将混沌复杂的人生境遇和未来不确定性，简化为可预测、可量化的“数据命理”，满足了青年在巨大社会风险与未知挑战中对未来掌控感的代偿性需求。正如凯西·奥尼尔（Cathy O'Neil）在《算法霸权》中所警示的，“当我在模型中排除了每餐吃果酱馅饼的可能性时，我也是在把我的思想观念强加到我的烹饪模型里。我们会毫不思索地做这件事。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欲望会影响我们的选择，包括我们选择去搜集的数据和我们要问的问题。而模型正是用数学工具包装出来的各种主观观点。”^[20]与这种带有主观性的模型一样，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所用的算法模型也让青年在技术理性崇拜中自愿让渡出了认知主权，将命运解读权交付给数据程序。这实则是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逃避自由》中揭示的“现代人因无力应对自由的重负，转而建立依赖和臣服关系”的数字化变体^[21]。青年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谱写的“命运叙事”，逃避现实的未定性焦虑、拥抱确定性幻觉，以此来换取短暂的心理安宁。

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提供即时性情感代偿以填补情感空缺，其对话式界面、拟人化话术与即时反馈机制，精心设计了一种“数字亲密关系”。“我们时常感到孤独，却又害怕被亲密关系所束缚。数字化的社交关系和机器人恰恰为我们制造了一种幻觉：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22]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无需现实社交的情感投入与责任负担，即可提供看似“共情”的回应，精准抚慰孤独、迷茫的情绪痛点。这种“快餐式疗愈”因其高效、便捷、无负担的特性，极易形成依赖闭环。青年在算法提供的“情绪价值”^①满足中寻求慰藉，却往往加剧了现实情感的疏离，陷入“虚拟依赖增强—现实社交退化—情感空缺更深”的恶性循环。

（二）技术与资本合谋下的符号消费体系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的盛行绝非技术发展的偶然结果，更不是青年群体单方面需求催生的现象，而是技术与资本合谋所塑造的符号消费体系。众多青年群体热衷的线上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流量扶持、KOL推广等形式，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嵌入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将其包装成一种个性化的“数字服务”乃至生活必备品。平台背后的算法机制在这场合谋中扮演着“需求制造者”的角色。它不仅被动接收青年用户搜索的“考研能否上岸”“面试会成功吗”等关键词，更通过分析用户的浏览时长、互动频率、情绪表达等数据，精准识别出青年群体对未来的深层焦虑，放大并精准制造青年用户对未知的恐惧和对确定性的渴望，通过算法机制将占卜内容包装成一种个性化服务，精准制造出虚拟的“命运消费”场景。

更深层次来看，资本则展现出惊人的商业嗅觉，它借助大数据透视青年的精神痛点，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的玄学符号转化为可量化传播的流量商品。起初，几乎所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平台都深谙“免费引流”的套路，打着免费或低价的服务口号吸引大量用户尝试，培养用户的使用习惯，建立用户黏性。但免费永远只是流量诱饵，当用户对占卜结果产生信任甚至依赖时，资本便开始了符号商品的变现之路。平台利用占卜结果及其衍生的实体商

① 广义的“情绪价值”包含体验到的积极情绪（如幸福感、安全感等）、得到满足的情绪需要和相关期待。在更广泛的生活场景中，“情绪价值”被视为一项重要的评估指标，帮助我们理解并衡量他人或环境给我们带来的情绪效益与付出的情绪代价。

品如“求职手串”“桃花手链”等,并赋予它们特定的“转运”“保平安”的象征意义,转化为可流通的流量商品。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符号消费理论认为,人们占有物的真实内涵不是蕴含在物的使用价值中,本质上是追求体现在物中的符号意义^[23],比如对焦虑的缓解、对好运的期许、对身份的标识。最终,这场平台与资本的合谋共同构建了一个“焦虑生产(放大社会不确定性)—需求制造(贩卖好运符号)—消费闭环(购买衍生商品)”的完整链条。

(三)后现代文化症候与主体消解的困境

青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热现象更深层次地折射出后现代社会的文化精神特质及其引发的青年主体性危机。在鲍德里亚提出的“超真实”概念中,媒介技术与符号编码成为社会的主导,拟像(simulations)取代真实成为主导现实认知的境况^[24]。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通过星座、塔罗牌等文化符号,将抽象、不可言说的“命运”具象化为可解读、可量化的“数据文字”。部分青年沉浸于这种由数据和算法构建的符号化生存,依赖符号赋予的存在感与虚假掌控感。严肃的生命意义探求被简化为符号解读的游戏,真实的个体经验与主体性被算法生成的“拟像”所遮蔽和取代。久而久之,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在青年群体的盛行表面上看是一种无害的娱乐,实则是资本逻辑利用大众文化对青年群体批判意识的稀释。

不难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体现的人类生存悖论在于:它表面赋予用户“窥探未来”“掌控命运”的主动权,实则通过算法预设的“数据命理”重构了一种数字化的宿命论。从古希腊的俄狄浦斯^①悲剧到康德的自律哲学,人类始终挣扎于命运与自由的辩证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用“数据命理”重构人的宿命,表面赋予用户“窥探未来”的主动权,实则通过算法预设消解人的自由意志,构建了一个非透视性的数字化全景监狱。此时此刻,“透明的用户是数字化全景监狱里的新型囚犯,是‘神圣之人’(Homosacer)^②。”^[25]数字技术将人的主体性降维为可量化的数据节点,青年用户在“标签化命运”中简化了个体的复杂性,易沦为“数字化全景监狱”的囚徒,把自由意志让渡于宿命论。

统而观之,青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热潮,是技术迭代、社会结构性压力、资本增殖逻辑、后现代文化症候以及个体存在性焦虑交织的产物。它既是青年在风险社会与加速时代寻求确定性代偿与情感寄托的策略,也是技术崇拜、符号消费与大众文化对青年主体性“殖民”的显影。唯有跳出“赛博命理”的桎梏,重建主体性与世界的真实联结,方能在这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的迷局中找回生命的本真意义。

三、青年热衷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的应对之策

青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的流行既是数字技术迭代的产物,更是特定社会文化心理背

① 俄狄浦斯(希腊语:Οιδίπους或Οιδιποδας;英语:Oedipus或Odipus,有时拼为Oidipous),欧洲文学史上典型的悲剧人物,是希腊神话中忒拜(Thebe)的国王拉伊俄斯(Laius)和王后约卡斯塔(Jocasta)的儿子,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娶了自己的母亲。

② 拉丁语字面意思为“分别的人”,是古罗马法律中的一个刑法概念,指被驱逐出人类社会,不受法律保护,任何人都可以杀死他而不构成犯罪,但同时又被视为神圣的,不能用来作为人祭的祭品的人。

景下青年寻求慰藉与意义的表征。其背后潜藏的技术依赖风险、文化异化倾向与主体性消解危机,亟需超越单一的个体规训或抽象批判,构建由政府主导、平台担责、教育赋能、社会引领、青年参与的多元协同治理体系,以此来引导青年理性看待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重建数字生存的自主性与本真性。

(一)政府主导:加强监管规范,筑牢安全底线与社会保障

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护者,需在规范市场秩序、保障数据安全、引导技术向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一方面,强化算法治理与内容监管,严格保护用户隐私与数据安全。政府的相关部门应推动制定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用于预测、咨询服务的专门性法规或标准,要求其进行算法备案,披露核心算法的基本原理、数据来源及结果生成机制,破除“算法黑箱”,避免技术滥用误导青年。除此之外,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依赖用户输入的个人信息(如生辰八字、星座、情感状态)生成“个性化”解读,这种数据收集与使用边界的模糊性可能侵犯隐私。政府相关部门应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平台清晰告知用户数据收集范围、用途及存储方式,获取有效授权,严禁滥用用户信息,防范数据泄漏风险。

另一方面,增强社会保障与心理健康服务。在正视青年社会焦虑根源的基础上,政府应加大公共投入,切实保障社会教育公平、就业平等、住房妥善,缓解社会结构性压力。同时,加强公共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增加可及性高、专业可靠的心理咨询资源供给,例如建设社区心理服务中心、线上公益咨询平台等,为青年提供科学有效的情绪疏导渠道,减少他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的过度依赖。

(二)平台担责:践行向善伦理,优化算法设计与交互模式

“如果人类行为不是由审慎决策而是来自技术控制,人们可能会被剥夺人类独有的东西。”^[26]技术平台作为服务的直接提供者与数据的掌控者,必须承担主体责任,推动技术伦理内化于产品。一方面,提升算法透明度。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的预测逻辑往往缺乏透明度,用户难以知晓其运算依据与数据来源。这种“黑箱效应”容易滋生盲目信任,使处于人生迷茫期的青年将复杂的人生决策简化为算法生成的文字结论。对此,应使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的推理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对用户可见,展示关键影响因素的权重,帮助用户理解结果的生成逻辑,破除技术迷信。在服务界面显著标注结果的娱乐性与概率性本质,避免青年产生不切实际的依赖。

另一方面,平台应自律自查,杜绝利用算法精准放大青年焦虑并诱导其进行符号消费的商业模式,将社会责任置于短期流量变现之上,探索更健康、可持续的服务模式。

(三)教育支持:提升数字素养,培育批判思维与健全人格

学校作为青年成长的主阵地,是提升青年媒介素养、批判思维和心理韧性的关键环节。一方面,通过课程,学校要系统融入媒介与信息素养教育,将算法认知、数据隐私保护、信息辨别能力、批判性思维等内容系统纳入大中小学课程体系。另一方面,通过案例分析、互动实验,学校要帮助青年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的运作机制、潜在的巴纳姆效应及其娱乐本质,认清“数据命理”的局限,培养对技术预测的审慎态度。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的个体化体验加剧了用户社交的原子化倾向,使其沉溺于虚拟互

动,疏离现实群体交流。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强调,“主观世界作为特殊的非共同领域,可以包括在公共交往范围之内。”^[27]更进一步,学校应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与心理支持,积极组织线下社团活动、学术沙龙、读书会、艺术实践、志愿服务及职业发展规划指导,提供真实的人际关系联结、正确的价值引导、有效的压力疏解和未来的规划支持。加强校园专业心理咨询服务的普及性与有效性,为面临压力的青年提供及时、专业的心理援助,从根本上减少其转向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寻求慰藉的动机。

(四)社会引导:重构意义网络,引领价值理性与主体自觉

文化组织、媒体等社会力量应大力弘扬科学理性精神。“在传统的宗教被科学所鄙视的时代,用科学的外衣将古老的神灵和魔鬼包装起来,并将其称为外星人,这不是很自然的吗?”^[28]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常以“科技赋能传统文化”为营销话术,混淆科学理性与神秘主义的界限。这种叙事迎合了青年对“确定性”的渴望,却弱化了其独立思考能力。对此,媒体、文化组织应加强合作,通过生动案例、纪录片、科普文章等形式,揭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背后的心理学机制和认知陷阱,剥离其“科学”伪装。倡导基于证据和逻辑的思维方式,鼓励青年在真实的生活实践、社会交往与持续学习中探索人生答案,避免青年将算法结论升华为行动圭臬。

在社会力量的引导下,激发青年主体意识与“自我技术”实践。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自我技术”概念,即“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某种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29]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的结果,青年可将其转化为自我认知的工具,而非权威的答案。例如,将占卜结果作为触发自我对话的契机,追问自我:“为何我期待外界给出答案?我是否丧失了自主选择的勇气?”通过自我反思与追问打破算法的单向支配,重建主体的能动性。在此基础上,引导青年群体正确审视现代社会“效率至上”的逻辑,明白“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代码表征了数字技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技术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内聚统一,形塑了数字资本主义下崭新的功绩社会。在功绩社会中,驯化主体被功绩主体所代替,功绩主体将传统的否定禁止和他者剥削翻转为肯定示好和自我剥削,自我剥削打着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优化和自我完善的幌子,实际却是自我征服、自我促逼、自我耗散和自我毁灭,由此呈现出自由的功绩主体不自由的悖论景象。”^[30]更高境界地,提倡海德格尔的“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生活态度,引导青年学会与未知共存,在数智时代的喧嚣中保持内心的“沉思之地”,于直面不确定性中发现生命的本真价值与创造活力。

归根结底,青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线占卜的流行既是技术赋能的产物,也是身处社会压力下的当代青年精神困境的投射。当青年在技术依赖与主体觉醒间徘徊时,唯有通过技术批判与文化反思重构主体性,才能抵御算法对生命意义的过度侵蚀。技术的未来不应是“赛博命理”对人类的单向规训,而应是人与机器共生的动态平衡。在数智时代的迷雾中,青年唯有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在直面不确定性的过程中寻回自主性与本真性,让技术成为拓展人类自由的工具,而非禁锢主体的牢笼。

[参 考 文 献]

- [1] Caiwei, Chen. How DeepSeek Became a Fortune Teller for China's Youth: AI-powered BaZi Analysis has Become the New Oracle for a Disillusioned Generation Seeking Answers, MIT Technology Review, 2025, (3).
- [2] 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何道宽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12页。
- [3] Marc Prensky.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On the Horizon, 2001, (5).
- [4] 《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24)》, https://mp.weixin.qq.com/s/gMigVYJ-qs6NMgB9WK_ABA
- [5] Fan Yiyang, Zhou Hanchi. Can AI Change the Fate of China's Fortune-Tellers? — More Young People are Using AI Tools for Divination, but Traditional Soothsayers aren't Worrying about Their Future Just Yet, <https://www.sixthtone.com/news/1016980>
- [6] 嵇明亮 袁 涛:《青少年群体“微迷信”行为蔓延态势研究》,载《科学与无神论》,2024年第6期。
- [7] 史昱天 赵宇翔 朱庆华:《代际学习:连接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的新兴研究领域》,载《图书与情报》,2017年第2期。
- [8]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 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26页。
- [9] Mary Meeker. Tren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ttps://www.bondcap.com/report/tai/#view/0>
- [10] 《深度解析 DeepSeek: AI 算命的心理学与技术革新》, https://www.sohu.com/a/876157202_121924584
- [11] 刘翠峰 黄秋生:《DeepSeek 破局数字资本主义:技术解锁与潜能释放》,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 [12] 吴 静:《赛博资本主义的谎言和技术无意识化的真相》,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4年第6期。
- [13] 《《周易》AI 算卦月入百万? 年轻人为何追捧“数字玄学”?》,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484642743453631013/?upstream_biz=doubao&source=m_redirect
- [14] 《00 后 AI 算命师月入 3 万! 揭露数字灵媒背后的暴利密码》,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493744273024762394/?upstream_biz=doubao&source=m_redirect
- [15]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 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0页。
- [16] 李隆基:《大唐六典》,内田智雄 补订,李林甫 广池千九郎 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页。
- [17] 《当科技撞上命理,年轻人为何钟爱 AI 算命?》,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488997295896248841/?upstream_biz=doubao&source=m_redirect
- [18] 《日活 2000 万、销量涨 300%! AI 算命到底是智商税还是赛博占卜新潮流》,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518605725321511434/?upstream_biz=doubao&source=m_redirect
- [19] 《年轻人热衷“AI 算命”,专家揭秘:本质是心理测试》, <https://www.zhengguannews.cn/news/438578.html>
- [20] 凯西·奥尼尔:《算法霸权:数学杀伤性武器的威胁》,马青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0页。
- [21] 艾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前言”第2页。
- [22] 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周 遼 刘菁荆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引言”第2页。
- [23] 贾中海 李 娜:《消费社会的符号价值与后现代的主体性丧失》,载《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5期。
- [24] 崔 健 李真真:《鲍德里亚“超真实”理论的审思与批判》,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
- [25] 韩炳哲:《透明社会》,吴 琼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83页。
- [26] 彼得·保罗·维贝克:《将技术道德化:理解与设计物的道德》,闫宏秀 杨庆峰译,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1页。
- [27]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 [28] 卡尔·萨根:《魔鬼出没的世界》,李大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9年版,“目录”第2页。
- [29] 米歇尔·福柯:《自我技术》,汪民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编者前言”第12页。
- [30] 姜英华:《数字资本主义技术代码视域下功绩主体的自我剥削与自由悖论》,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责任编辑:孔 庚)